



主持人语 在这里,你可以讲述自己埋藏已久的故事,倾诉自己不为人知的心声。每周情聊,你来诉说,我来倾听。电话:18937992539、15090175087(9时至18时)

1 纯真的爱情

2005年,我离开洛阳,到G市的一家电子厂打工。当时的我年轻气盛,急于证明自己,干起活来十分卖力,很快就获得了老板的青睐,被提拔为车间储备干部。

她是我的同事,比我晚进厂一个月,主要负责车间数据统计。由于工作比较轻松,我们俩就常凑在一起聊天。

她说她老家是S省的,家里条件不好,她考上了大学却交不起学费,只好辍学出来挣钱。我是考不上大学才出来打工的,因此既钦佩她的能力,又为她感到惋惜。

本来我只喜欢漂亮姑娘,对她这种相貌一般还戴着眼镜的女孩并不感兴趣,但不知为何,这次我竟对她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情愫。

那年我24岁,她才19岁,同在异乡为异客,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互关照。

她比我更快地陷入了爱河。认识没多久,我们就同居了。很快,她怀了孕。我觉得她还太小,两人也没什么积蓄,就提议把孩子打掉,她坚决反对。

那时候,她是如此迷恋我,能怀上我的孩子,她感到忐忑且甜蜜,一心一意要守护这个爱情的结晶。

我拗不过她,只好带她回洛阳。

2 清苦的日子

我爸妈挺喜欢她,却没提办婚礼的事——不是不愿,是办不起,因为我家比她家更穷。

她不计较这些,只和我商量怎么赚钱过日子。我们在谷水一带转了两天,她说,我们可以卖菜,卖菜不需要太多本钱,资金周转快。

于是,我们在涧西区一个菜市场摆了个小摊。我进菜,她卖菜,生意一般,勉强维持开销。

那个冬天,我外出办事,需要离开洛阳两天。当时她已怀孕7个多月,行动不便。我嘱咐她收起菜摊,在家歇着。可是,回家后我却找不到她,只好跑到摊位上去等,等了大半天,才见她拖着几个大袋子,吭吭哧哧地回来了。

原来,她一大早就挤公交车去中原菜市场批发蔬菜,带了4个大袋子,批了200多公斤菜。她爱说爱笑,嘴巴又甜,一路上总有人帮忙。但我还是难以想象,这么冷的天,她挺着这么大的肚子,是怎么完成这项“壮举”的。

当初跟我来洛阳时,她就说过,她不怕吃苦。我没想到,她比她说的更能吃苦。我心里很难受,觉得都是自己没本事,才连累她过苦日子。

卖了几个月菜,没挣到多少钱。2006年年底,她在家待产,我去打工。家里只有100元现金,我自己拿了50元,另一半留给了她。没想到等我上了车,她又追了出来,硬把那50元钱塞进了我的口袋,说:“多带点钱,路上该吃啥就吃啥,别饿着肚子。”

她就是这样,什么事都替我着想。后来我始终想不通:这么爱我的一个女人,怎么说变就变了呢?

3 她怎么变了

孩子出生后,她吵着要出去挣钱,说有一个老乡在老城区开理发店,缺人手,她正好可以过去帮忙。

我本来希望她在家带孩子,但转念一想,她还这么年轻,不可能在家里窝一辈子,便同意她去,孩子由我父母抚养。

刚开始,她每天下班都坐公交车回家,后来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,说是来回奔波不方便,不如住在店里。

无论她怎么说,怎么做,我都没有异议,因为我相信她是在为我们的未来而努力。直到有一天,她跟老乡闹矛盾,那老乡私下里告诉我,她在外面混了一个男人,要我看紧她。

我将信将疑,不知这老乡说的是真是假。

此事过后,她辞了职,说要去西工区八一路转转,看有没有其他理发店招聘店员。她出门后不久,我到家乐福超市买东西,无意中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她,旁边还有个陌生的男人。

我觉得不对劲,就给她打电话,问她在哪儿。她说她在八一路。

她在骗我。联想到她那个老乡说的话,我头皮发麻,但我不想拆穿她。这个

4 该不该放手

他果然出资帮她开了个小店。作为投资人,他大摇大摆地出入店门,和她保持着暧昧关系。

我嫉妒得发狂,隔三岔五地去店里闹。有一天,我实在忍受不了,问她打算怎么办。她不回答,只是絮絮叨叨地骂我,还把我的自行车推倒了。我气极了,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……

她没死,只是昏了过去。苏醒之后,她坐在地上号啕大哭。

2008年秋,她伤心地离开了洛阳。两个月后,她父母给我打电话,问我愿不愿意去S省打工。我意识到她还爱我,欣喜若狂,立刻收拾行李去了S省。

远离了“第三者”的骚扰,我和她的感情仿佛恢复如初,但我们不再说悄悄话,不再一起畅谈将来。我以为这是正常的,准备努力打工挣钱,等攒够钱了,就跟她把婚礼办了。可天有不测风云,2009年,我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,肺部出血,经久不愈。

她父母说在外地花销太大,建议我

婚恋咨询师——南一

爱情和食品一样,都是有保质期的,要么逐渐霉变、腐烂,要么吃进肚里,化为营养。隋畅的悲剧在于,他爱的人逐渐成熟,有了新的追求,而他仍停留在原地,以为爱情不会变质。年轻的女孩子往往相信真爱可以

女人为我背井离乡,还为我生了一个孩子,就算她犯了错,我也可以原谅她,何况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真的犯了错。

表面上,我们还和往常一样。她应聘到了另一家理发店,每星期总有几次夜不归宿,要么说在朋友家,要么说在店里值班。

我不信,有一日守在店门口,偷偷跟踪她,见她和一个男人进了洗浴城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,但仍然没有向她求证,我怕听到自己接受不了的真相。

被一种奇怪的动力驱使着,我继续

隋畅穿一件白色夹克,内套鲜艳的红T恤,对比格外鲜明,就如他长着一张俊秀的脸,却偏显露出自卑怯懦的表情;更像他的爱情,明明有着最纯真的开始,结果却只剩下最不堪的创痛。

跟踪她,见她 and 那男的在公交站牌下拥抱,和他打情骂俏……

我手里攥着啤酒瓶,想冲上去狠狠地揍那家伙一顿,但我忍住了,我怕她跟我翻脸,怕局面无法挽回。

不过,我还是动手打了她。她不承认跟他有不正当关系,只说那人也是外地人,在洛阳闯荡多年,她只是敬佩他。她说,他许诺资助她开理发店,并激我:“你要是不让我跟他来往,就拿出一笔钱帮我开店!”

我没有钱,只能默许她和他继续来往。



变数

倾诉人:隋畅(化名),30岁
采访人:记者张丽娜
采访时间:3月14日
采访地点:报业大厦

回洛阳休养。

回到洛阳不久,我就收到了她的短信。她说我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,还是分手为好。

我痛苦不堪,拼命打她的手机,求她回头。她心软了,说看在孩子的份上,就等到年底,看我能否给她一个交代。

我不清楚她想要我给她什么交代,也无心打工,天天在家闷头大睡。

过了一阵子,她又发短信给我,让我以后不要再打扰她……

这两年,她的态度反反复复,我们俩分分合合,让人心碎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要彻底放弃她吗?

她想带走孩子,而我想留下孩子。可留下孩子,就意味着断绝不了和她的联系,痛苦或将持续更久。

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人生。也许我只配拥有这样的人生。